

王蒙

作品精选

王蒙 著

跨
世
纪

名
人
名

作
精
选

纯粹审美愉悦的作家。他要你在轻松之中背负沉重，笑过之后再用力去想。
你难以逃脱他布置的智性与理性的诱惑之网。
——王绯《拆碎王蒙》

王蒙

作
品
精
選

跨
世
絕

名
人
名

作
精
選

王蒙作品精选

王蒙 著

(鄂)新登字 05 号

图书版编目(CIP)数据

王 蒙作品精选/王 蒙著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1.5

ISBN7—5354—0648—3

I. 王 …

II. 王…

III. 小说—中国—当代

IV. I·565

王 蒙作品精选

王 蒙著

策 划:周季胜 陈辉平

封面设计:王祥林

责任编辑:陈辉平

责任印制:周铁衡

出版者:长江文艺出版社(武汉解放大道新育村 33 号)邮编:430022

发行者:长江文艺出版社

印刷者:阳新县印刷厂

开 本:850mm×1168mm 1/32

插页:2 印张:10.75

版 次:2001年5月第1版

2001年5月第1次印刷

字 数:240千字

印数:2000册

ISBN7—5354—0648—3/I·565

定价:17.20元

《跨世纪文丛》缘起

陈骏涛

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随着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发展，世界文学潮流的冲击和影响，中国当代文学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变异和发展。作为这种变异和发展的最主要的标志，就是中国当代文学的格局从封闭走向开放，从单一走向多样，从狭隘走向阔大，独一无二的选择让位给多种多样的选择。现实主义依然是中国当代文学的主流，但在现实主义之外，又出现了多种多样的艺术探索和实验，从而造成了中国当代文苑的以现实主义为主体的多元化的艺术景观。尽管还有干扰，甚至还有禁锢，但作家的艺术创造力、文学整体的生产力，毕竟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解放和发展。

回顾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中国文学的变异和发展，我们充满深深的怀念，但我们更寄希望于未来——二十世纪最后几年的岁月和二十一世纪更长的岁月，我们相信，未来的文学一定会获得更新、更好、更大的变异和发展。

《跨世纪文丛》正是在新旧世纪之交诞生的。她将融汇二十世纪文学、特别是八十年代以来中国文学变异的新成果，继往开来，为开创二十一世纪中国文学的新格局，贡献出自己一份绵薄之力。她将昭示着新世纪文学的曙光！

《跨世纪文丛》将不拘一格，陆续推出中国当代作家创作的新成果，以小说为主，兼及其它：散文、诗歌、纪实文学、文学论著等。不分作家的大小，不论名次的先后，不计作品的长短，只要是创造性的成果，均将适当予以接纳。

《跨世纪文丛》将立足当代，放眼未来，既弘扬中国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又倡导开放性、探索性和多样性。在选择标准上，将坚持美学—历史相结合的原则，既要着重其文学性，又要着重其包容的文化内涵。历史深度和思想力度，既要重视其艺术上的创新，又要考虑到读者的阅读需求和阅读期待。

《跨世纪文丛》由我的青年朋友，现在武汉从事文化出版工作的彭想林率先倡导，随即便得到长江文艺出版社领导田中全、周季胜和该社《当代作家》编辑部诸位同仁的热情支持。在当今纯文学书籍市场行情不容乐观的情况下，他们毅然作出出版该文丛的决定，并承担了经济上的压力和风险，这使我深为敬佩。我想，他们为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繁荣所倾注的热情，一定会获得广大读者的积极报偿的。

我应邀充任《跨世纪文丛》的主编，实在力不从心，但想到有许多作家朋友的积极支持，想到有王蒙、洁泯、谢冕等诸位著名作家和学者做我坚强的后盾，我便毅然挑起了这份重担。王蒙、洁泯、谢冕、田中全诸位应承担任本文丛的顾问，更使我感到十分的荣幸和由衷的喜悦。

愿《跨世纪文丛》为读者带来新的文学信息，愿《跨世纪文丛》能满足读者新的阅读期待。《跨世纪文丛》将属于所有跨世纪的广大文学读者和书籍爱好者！

1992年4月末于武汉

总序——

跨世纪的机缘

谢冕

跨世纪意味着既拥有一个结束，又拥有一个开始。也许更意味着拥有一个完整的过程。要是用翻越山峰来做比喻，当人们从山脚往上攀援，抵达顶峰与跨越顶峰的状态，便是此刻我们期待并可能拥有的跨世纪状态。现在活着的这些人大体都能这样地既面对一个世纪的日落，又面对一个世纪的日出，这无疑都是些生逢其时的幸运者。但这些富足的拥有者，却必须为这一历史机遇付出代价，造物者冥冥之中无情地展示了它的公正。

能够站在山巅于苍烟晚照之中看崎岖的艰辛历程——那里洒着斑斑点点的世纪血泪，同时又把目光投向茫茫而未知的路径，这个世纪过程的拥有者此际大抵都会生发出某种悲凉。对于中国的知识者，很容易产生关于百年忧患的联想。前人把一百年的焦灼和苦痛都留给了我们。这些焦灼和苦痛郁结为一枚化石而在我们的心中膨胀，它压迫我们的血肉，使我们感到疾痛。这就是我们为享受世纪末的风情不可回避的承担。

回想一百年前——那是上一个世纪之交，我们的前辈所面临的是何等惊心动魄的大事件！那些已变成遗痕的记忆，正成为全部的历史遗传压向我们：黑暗中的抗争和奔突，慷慨的陈言，激动的呐喊，为结束封建暗夜迎接现代曙光而溅起的鲜血，可预期的成功和顷刻幻灭的阴影，渴望航行而寄身于只能

在积重中打漩的古老舟船……我们承受的是让人惊怖的精神重压。

从文学改良到文学革命，中国几代文人把救国梦和文学梦织在了一起。也许那些文学的试验和行进对启迪民智会有缓慢的作用，但文学未能挽救国势的衰危也是事实。对社会停滞、倒退或发展起直接作用的是另一些更重要的因素。中国文学家基于圣洁的理由而一厢情愿地承担了他们难以承担的职能。文学因这力不胜任的超负荷而处境尴尬——久之，那些非文学的力量也视之为理所当然而苛求于文学，它们把国家兴亡和社会盛衰的责任加诸文学，以文学的尽责与否对之施以鞭挞和讨伐，当然偶然也有褒扬。尽管如此，中国知识者基于良知和道义，仍然义无反顾地履行他们自认的救世济民的庄严使命。从上一个世纪之交到这一个世纪之交，文学家们的确为此演出一幕又一幕的悲壮的活剧。

文学当然有它自己的事要做。但文学家要做好自己的事却仰仗于良性的环境，因而文学家的不能置身局外也是理所当然的。文学与愉悦和陶冶有关，文学也与责任相关联。当一个世纪的太阳将要沉没的时候，我们作为向这个世纪最后告别的人，为这轮曾经鲜亮并给我们以希望、如今变得昏黄的太阳留下一些印记，证实这个世纪也证实我们自身，这也许就是责任。把前面提到的那些变成化石从而压迫我们血肉的情感和经验保留在我们的作品中，让下一个世纪的人们获得关于百年梦想的奔突、冲撞、追求的感性知识，这可能是我们对跨世纪机缘的一种答谢，当然，也可能是《跨世纪文丛》所作的一种追求！

1992年5月4日北京大学校庆日
于燕园

目 录

《跨世纪文丛》缘起·····	陈 骏 涛 (1)
总序：跨世纪的机缘·····	谢 冕 (3)
小说瘤(代序)·····	(1)
风息浪止·····	(4)
冬天的话题·····	(56)
铃的闪·····	(80)
选择的历程·····	(86)
夏之波·····	(170)
蜘蛛·····	(190)
壁虎与爱情(外二篇)·····	(270)
坚硬的稀粥·····	(276)
奥地利粥店·····	(295)
成语新编·····	(302)
跋：拆碎王蒙·····	(326)

小说瘤（代序）

正是春播时节，赶上了连阴天。雨呀，雨呀，雨呀，雨下得让人忘了天还晴过，太阳还有过；让人不相信天还能晴，太阳还会出来。对于天气，人们只剩了一个问题供揣摩和讨论。“会下得更大吗？”

城里人忙着用各种大小锅盆接房顶的漏水；叮叮冬冬当当，不似编钟石馨，胜似编钟石馨。农村人怕房漏雨又怕田积水。人们跑来跑去，问来问去，问气象台问领导问邻居，还召开会议、电话会议，还写简报。忙了一天又一天，雨下了一日又一日。谁都拿雨没有办法。

只有他不忙，他在写小说。他在写大太阳晒着两个地质勘探队员，迷了路了，走不出于旱的沙漠——夏日的火炉了。

“快救灾去！”队长叫他。他没有应声。

“快迁出危房！”哥哥叫他。他没有动弹。忽然，他不知道小说该怎么结束了。开始，他还以为他写了一篇好小说呢。不知哪个洋人说的，短篇小说的结尾最重要的……吧哪，掉了一块灰泥。吧哪，又掉了一块。整个房顶子都快掉下来了……后来，他被砸伤，他被千辛万苦扒了出来。

婚礼进行得正热闹。两箱茅台酒都喝完了，一个电话打过去，又来了二十四瓶。新娘和新郎正在唱对口唱：“我想爱你，但又不能够……”宾客喊道：“那还有什么不能够的？”

又唱道：“你拥有我，我拥有你，天长地久不再分手……”宾客喝道：“够味了您老！”

都来叫他去参加婚礼，去喝喜酒，去闹一闹。他不去。他在写小说，他写一个老单身汉，他一辈子爱过许多女子，他很钟情，但是他总觉得自己配不上他的所爱，他总是用自己的怯懦伤害了所爱的女子又伤害了自己。一个对他有好感的女友来找他一同去参加婚礼。他说他不去，因为他正在写小说。女友生气了。女友撅起了好看的小嘴。他吻女友的凸起的嘴唇，却在嘴唇接触的那一刹那分了心，他想起了秋天的河岸的风景，他想起了自己描写风景所用的词语的拙劣……女友终于彻底离开了他，连他的电话也不接。他很伤心，他拿起了安眠药瓶。他忽然感觉到这是一篇小说的题材。他要写一篇小说，描写一个老单身汉的故事。那个老单身汉伤了许多女子的心。

他最后功成名就。他和那两个地质勘探队员一起走出了沙漠。走出沙漠后才发现那里根本没有沙漠。四周都是草坪，都是花坛，都是还没有凝结的奶油巧克力，都是挤在一起跳舞的酒吧，都是宴请和献花，都是激光唱盘，都是法式时装表演。

“我太幸运！”他哈哈大笑，得了幸运癌。幸运癌是一种新流行起来的时髦癌症，很风光也很寂寞。至于那个老单身汉，也找到了自己的天使，老单身汉焕发了又一次青春，像石榴花，五月开放一次，十一月又开放一次。他沉醉在成功的爱情里，再也不读小说了。

他最后一无所成，人们认为他很不好。很多人关心他，建议他去医科大学教授门诊部或者外宾门诊部或者关系户门诊部或者中医研究院博士预备部去就诊。治疗了很久，有效果，但没有除根。最后诊断为“小说瘤”，这个瘤的割除手术很难做。因为瘤子埋得太深。“小说瘤”的主要症状是过分冷漠却

又自以为过分热情，过分愚蠢却又自以为十分精明，过分自信却又十分无能。小说瘤是一种美丽的瘤子，但是没有这种瘤子人会更加美丽。

他后来吃了许多苦，他忽然明白了：自己应该做小说的主人而不是个说的奴隶。人生不满百，何怀小说忧？千苦万苦，千错万错，不就是因为写小说吗？

我再也不写了：

他很踏实。呼吸不再急促。不再得罪友人、亲人、仇人。他觉得自己果然变成了一朵莲花，倚偎着团团荷叶。他还变成了一只嫁虫，栖息在湖水的表面。遇到连阴天，风大的时刻，它顺着风在水面上爬行（不是游泳）。它比梭鱼行进得还快呢！

当然，不劳再做手术啦。

风息浪止

一九八二年一月二十二日下午五时四十分，在我国北部山区 w 市，地委第一会议室。

临近春节，天色已晚，下班时间已过，路灯已亮。在路灯灯光下、飘落的雪花你追我赶，旋转穿插，显示出一种急匆匆的景象。正像这个小城的职工，在这个时候忙于挤车赶路、填条取款。投书汇钱。打酒买肉、排队办货——准备过一个安定快活的年。

会议室灯火通明，烟雾弥漫，杯盏狼藉，热气扑脸。这里不存在些微年前的兴奋和浮动，人们还都沉浸在工作的讨论里，顾不上那些尘嚣俗务。

会议已进入最后阶段，敲定关于大年初四就要召开的地区年度先进个人与先进集体代表座谈会的各项准备工作。参加会议的有地委办，政府办，宣传部，工会。共青团、妇联，科委、体委，文联，文化局，教育局、广播局、报社、《山桃》文学季刊、展览馆、新华社记者站、中央电视台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记者站、首都报纸与省报记者站。主持会议的是地委秘书长（据悉，不久将提为副书记，已经酝酿多日并呈报上级了）项图。项图同志今年五十一岁，精神奕奕，衣装整洁，微

胖适度，微笑得体，弯眉大眼，厚唇白齿，威严而不失和蔼，朴素而不失仪态，精明而不失温厚，决断而不失从容，热情而不失持重。项秘书长是讲求工作效率的，与会同志都一致认为，像今天这样的内容庞杂、人员包罗万象、时间紧迫的会议，除了项图同志外再没有别人能主持得如此有条不紊，议而能决，谋而能断。

会议已决定事项如下：

一、大年初二（下略）的座谈会名称，原定名“五讲四美积极分子座谈会”，经项图提议，一致同意，改名为“年度先进个人与先进集体代表座谈会”。已印发的会议通知和会议开幕式请柬（发首长用）作废重印，已做好的巨幅红绸横标废弃重做。

二、会议主要报告及开幕词、倡议书（草案），原则通过并提出了十四处文字（主要是一些提法）修改意见。

三、会议议程：通过。

四、会议伙食、住宿、文娱及参观游览活动，作了适当调整后，通过；并责成有关公司、处保证各项标准、计划的实现。

五、会议预算，通过。否定了追加预算的建议。

六、会议的宣传报道：1. 开会当天在地区报纸上发一简讯。2. 会议第二天在地区，报纸与电台新闻节目里发关于开幕式的消息，” 3、会后发一综合报道。4、发几个会议发言材料，并配以先进典型人物的照片。5. 《仙桃》及报纸副刊发这方面题材的文艺作品。6. 组织地区文工团创作组干部及业余作者写有关报告文学。7. 把全部材料提供给省级及中央级新闻单位的记者，并提供一切方便，如果他们愿意报道这次会议或与会的先进人物的先进事迹的话。

名人名家

七、其它：包括少先队献旗献领巾；搞一次扫雪（气象台预报将有大雪），如未下雪，就代以其它清洁，美化环境的劳动；医疗服务；防火防盗防震（一九七七年这里发生过地震）；会上的小卖部和售书部的活动……等。

八、与会代表名单。

二

项图同志把名单问题故意放在最后；本应是放在前面讨论的。但是“名单学”与“关系学”一样，是一门新兴的学科，奥妙较多，容易引起争议，故而，干脆最后谈。

果然，七嘴八舌，议论纷纷。团委提出，年轻代表太少，与会者的平均年龄偏高。妇联提出，女代表少了，不合惯常比例。工会提出，工人少了。统战部提出，少数民族代表少了。政府办提出，现行名单中没有知青联社的代表，是一重大缺陷……

项图似听非听地歪着头、只是对政府办的提意见的同志看了一眼，略略把头一点，表示他们提的意见很有价值，其意义超出了通常的各部门各单位为本行本口争名额的老套子。然后，他皱了一下眉，这是进行全面掂量思索的表情。然后，他推了一下面前的因为反复加水而淡成了白色的茶水，举起左手来，用加重的语气说：

“最大的缺陷是竟然没有建立家庭精神文明，促进家庭和睦方面的代表。”

要言不繁，与会者一致宾服，点头的此起彼落。毕竟是水平不同，敏感性不同啊。

看到大家首肯后，项图轻轻敲着桌子说：“就这样，再增

加一名代表。条件是：第一，促进家庭和睦，促进自己的或别人的夫妻、姑媳，妯娌团结；第二，要知青联社的人、不要全民所有制单位的正式职工；第三，尽量年轻，最高不得超过二十二岁；第四，女性；第五，少数民族。时间紧迫，二十四小时以内，把姓名和事迹简介报上来。工、青、妇每个单位至少要报两名。其他单位也可以推荐。”

“五项条件，上哪儿找去？”团委的同志咕哝了一句。

“那就看你们日常工作的基础了。对于这样的好人好事应该心中有数。六亿神州尽舜尧！好人好事多得很，就看你是不是官僚主义了！散会！”

三

工、青、妇的同志饭也顾不得吃，各自忙着给各县的所属下级组织打电话，要求报名单。该死的春节！何至于为过一个破年就松垮到这般地步！多数县，连值班干部也找不到了。

然而最上心、最伤脑筋的是报社社长吴道永。他回到家，见到塑料贴面方桌上已摆好了酥肉、面筋。豆腐干、熏马肠，不由一惊，这才明白人原来今天是自己的“银婚”——结婚二十五周年纪念。他微微一笑。。然而他的笑容一闪即逝，笑后仍是满面愁云，一脸晦气。小小的个头，皱眉撅嘴，样子像是正在接受青霉素G钾肌肉注射。

“你怎么了？”老妻问。

“需要找一个人。”

“找准？是不是李副主编的傻儿子跑掉了？”

“不是，不是。”

“是谁？”

名人名家

“谁也不是。要知道是谁就好了。需要一个女的，要年轻，要在联社工作，要少数民族，要……”

“算了，算了，吃饭。喝一杯。我等了快两个小时了，一会儿一开门，四下里探头，一听到什么动静就以为是你回来了……”

老妻递过酒来，吴道永的脸上昙花一现地一笑，笑完了，又是愁容。

“现在也很少人像你这样的了，这么晚了；回到家来，仍然是一脑门子工作。等明天天亮了，上了班，再办你的公不行吗？你又不是什么大官！”

“问题就在这里，”吴道永竟真的有些生气了，“如果都像你这样想，中国的事情就永远办不好。在四十年代和五十年代，那时候我们是怎么样做工作的？如果有一个晚上既不开会，又不写材料，又不找人谈话，我就会觉得没抓没挠，就好像……对了，我想起来了！”

四

吴道永同志想起来的是一个多月以前他看过的一份来稿。一看那淡绿色的劣质稿纸，把每个格儿都撑得满满的复写出来的方正而又拙笨的字迹，他就知道这是黑石县文化馆长陈志强的手笔，陈志强寄稿子来，这是一件相当令人头痛的事。当他看完了那篇错字连篇、文理不通、不会分段落、标点令人莫名其妙却又分明是十分卖力地罗列了许多材料的稿件以后，不出所料，他接连接到了三个电话和两封便信，来自专区的领导同志和他的老友，提醒他：陈志强同志给你们写了一篇稿子呀，还要请你好好地看一看呀，多帮助呀……”